

当代官场系列小说

■ 老 丘

省委工作组
的
滋味



省纪事

南海出版公司

省委工作组的滋味

老丘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省委工作组的滋味/老丘著,一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6

ISBN·7-5442-1706-X

I.省… II.老…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45383 号

SHENG WEI GONG ZUO ZU DE ZI WEI

省委工作组的滋味

作 者	老 丘
责任编辑	王 坚
封面设计	晓 刘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口气象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40 千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1706-X/I·328
定 价	21.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这是继王跃文的《国画》、汪宛夫的《机关滋味》后的又一部中国官场文学力作。《国画》描述了一个处长朱怀镜的官场阅历；《机关滋味》描述了官场小人物黄三木在官场上的沉浮，而《省委工作组的滋味》则描述了一群代表省委工作组的特殊人物在基层巡视时的遭遇。真是，在官场生存难，一个正直的清官，在官场就更难；而假若你要反贪，反吃吃喝喝拉关系，那就难上加难了。

第 一 章

1

一辆乳白色的丰田面包车驶上了高速公路，就像一颗银色的流星在宽大浩渺的天河中急驶，是兜风？是远行？还是郊游？这都不是，车里坐的正是派往锦鹅县的省委扶贫工作组人员。

车里，紧挨司机旁边坐着的是省委工作组组长郎尚天。

第二排坐着工作组的两位女组员：谢晓霞和叶岚。

最后一排坐的是工作组的两位男组员：刘贵明和田浩洋。

工作组一行五人名单如是：

郎尚天，工作组组长，S省纪委副书记；

谢晓霞，新华社驻S省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

刘贵明，省扶贫办一处处长；

田浩洋，省委组织部干部；

叶岚，省委宣传部干部。

丰田面包车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般飞奔，一路高山流水

峰回水转柳暗花明自成绝唱。

郎尚天静静地坐在前排，同时两眼平视前方，这样才显得思路开阔。很快，他的思绪就像高速公路没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驰骋起来。他最喜欢乘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只有这时，他的身子和个性才能达到神形合一的高度和谐，在幻想的天空中神思千载遨游万里。真的应该感谢高速公路的发明者，他给了郎尚天寻找灵感和刺激的有效空间和机会。他记得高速公路是德国人发明的，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为了解决失业人口的谋生问题，便发明了高速公路。当时，德国的一位工程师解释高速公路的三大特点说：高速公路一是没有红绿灯，二是全封闭，三是连结两点间的最近距离。德国政府接受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出现使战后的德国经济全面复苏，并很快得到了迅猛发展。经济学家将这一现象誉为“公路革命”，虽然，这场公路革命只是发生在联邦德国，但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凡是革命都能使人激动，高速公路使郎尚天激动不已，他今天的激动更是不同于往常。今天，他是以省委工作组组长的身份，率领四名组员进驻锦鹅县的，锦鹅县是全省有名的贫困县，锦鹅县是郎尚天的故乡。

正是热情奔放的四月。公路两旁闪闪而过的桉树永远高举着四季不谢的绿叶，给人以挺拔向上的快感；而近似枯槁了的树木则像稻草人似的徘徊在路旁，俨然在唠叨着自己的不满；阳光在大地上以金属般的舞蹈展览着特有的风景，留给旅行者一种永远的眷恋。郎尚天忽然觉得，这和他十年前离开锦鹅时的季节和风光几乎是一模一样。历史果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十年前，他在人生的一个重要渡口摆渡着自己的信仰。那时，他是锦鹅县委党校的理论教师，新婚不久，他便为一个社

会课题激动不已，经过两个月的辛酸努力，终于写出了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章，那篇文章在中央最有权威的理论刊物上发表，便改变了他的命运。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于是他被动到省委党校任了教研室主任，可就在他取得成功之际，他的妻子却背叛了他而投入了公安局长的怀抱。事业上，他成功了；感情上，他彻底失败了。他是带着痛苦与欢乐离开锦鹅的，锦鹅是他的滑铁卢。到了省城，他愈加才情焕发，一路攀援上升，先调到组织部任处长，后又升到了省纪委副书记。十年，他踌躇满志，春风得意。十年中，他虽然到过不少县市，但就没有回锦鹅一次。今天，他却以省委工作组组长的身份回锦鹅来了。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命运之神就是如此捉弄人，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却偏偏要你去！这次的工作安排来得太突然，突然得几乎令郎尚天难以相信！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韩敬书亲自召见他，开门见山地对他说：“锦鹅县委书记孙连江写信向省委求援，锦鹅县遇到二十年来未逢的大旱，全县七十多万人吃饭都成了问题！要求省委派出工作组。省委已决定派出五人工作组，由你任组长。工作组明天出发。”韩副书记停下话来，望着郎尚天，想听他的意见。听到家乡灾情如此严重，郎尚天心里一沉，知道此行任务艰巨，不免有些踌躇：“韩书记，我们是空手下去呢，还是带有资金？”他知道，工作组下去扶贫一般是带有资金的。韩副书记叉开五个手指：“五百万，你可得卡紧点。五百万，虽然是杯水车薪，但也可以解燃眉之急！”听说有五百万，郎尚天心里稍为踏实了些，手中握着一点钱，办起事来胆子要大些。韩副书记将工作组的情况给他作了介绍，紧紧握住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送你三句话：扎扎实实地抓几个问

题，轰轰烈烈地搞几个项目，认认真真地办几件实事！”郎尚天觉得韩副书记的手心热乎乎的，他分明感到了这几句话的分量。

郎尚天挺直了身子，有意无意地朝反光镜投以一瞥，他看到后面的几个人都睁着眼睛哩，身上立刻升腾起一种难以言状的豪情。

坐在第二排的谢晓霞和叶岚也处在兴奋状态之中。谢晓霞的坐姿像电视节目主持人一样端庄大方，齐耳的短发使她显得英姿勃发，她那张生动的娃娃脸永远闪烁着青春的光彩，一双丹凤眼却深透出智慧的光辉，两道淡眉柔和而安详，她已经32岁了，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她的举止言行又显得成熟稳重。她是新华社驻S省分社副社长，又是高级记者，她的身份和仪表完美无瑕地融为一体。她是省新闻界里的大手笔，以善抓社会焦点与分析深刻而在同行中显得鹤立鸡群。谢晓霞这次是主动请缨参加省委工作组的，她深信此行定有大获。到处都在奔小康了，而锦鹅县还有那么多的人在贫困线上挣扎，真让人焦虑不安，她巴不得眨眼之间就赶到锦鹅县，工作组带去的虽然不是抚平旱灾的雨露甘霖，但总也能给那片干涸的土地一丝慰藉。

坐在谢晓霞身边的叶岚则不停地挪动身子，她对车外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她有一张亮丽的面孔和一副姣好的身材，青春和美丽摆在那里，她常常为拥有这份原始股而矜持自傲，却也不时为此惆怅若失，免不了有些明珠暗投的感慨，感叹自己生就了小姐的身材丫环的命，不幸走进了宣传部这样一个清水衙门，似乎名利都很难丰收。她在单位里生活得磕磕碰碰的，似乎每一个同事都让她看不顺眼，每一个同事也觉得她不

顺眼，越是这样，她越要标新立异，总得以不断翻新的方式来使自己生活得与众不同，她最大的嗜好就是换衣服，她每天换一次衣服，有时一天换两次衣服，她的虚荣心便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包装中获得了满足。当领导通知她，要派她到工作组去锦鹅县时，她竟有几分惊喜，随口说出一句话来：“换个环境好！”领导很严肃地对她说：“这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要作出吃苦的思想准备！”她嘴里不说，心里却想：农村山青水秀的，等于旅游一样，再苦，也不会苦到省委工作组的头上嘛！省委工作组就像钦差大臣一样，仅那气势就会地动山摇。想到这些，她浑身洋溢着一种荣誉感。她突然有了一种与人交谈的强烈欲望，她扭过头来，对谢晓霞说：“薇姐，工作组下去扶贫到底如何扶法？”她对此茫然无知，觉得实在有些空洞。

谢晓霞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便沉思了一会，才慢吞吞地说：“先要看贫到什么程度，然后分轻、重、缓、急逐个解决。我只是在想，农民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不能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这是否跟他们那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国是不是该来一场思维革命了？”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一闪一眨的，近年来，她一直为这个问题困扰不已。

叶岚听得似懂非懂，她扬起两道粗得有似卧蚕的眉毛问：“薇姐，你说的思维革命，是不是人们常说的转变观念？”她明知自己问得有几幼稚，但也只能这样问了。

谢晓霞略略皱了一下眉，脸上便显出深思熟虑的气质：“也是，但不完全是。我只觉得中国的农民有一种土地意识，或者说土地情结吧，他们总是恋着脚下的那一片土地，盼望着有一天能长出奇迹来，久而久之，这种情结中便渗入了一种依

赖感，也就是一种靠天吃饭的情愫吧，所以，他们就很难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也就很难摆脱命运的束缚。我想起日本的那场思维革命！”

叶岚有些羡慕地看着她，便有了自惭形秽的感觉，自己怎么能养成谢晓霞那种思考问题的习惯呢。叶岚对日本的近现代史知之甚少，便饶有兴趣地问：“薇姐，你说的就是那个明治维新吧？”

谢晓霞没有直接否定叶岚的话，而是自言自语地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天，日本有两个孩子去学校报名读书，两个孩子出生的年月日相同，他们的父母的姓名相同，他俩的家庭住址也相同。于是，老师就问两个孩子：你们是不是双胞胎？两个孩子都摇头说：不是。这件事被当时的心理学家多湖辉知道了，他就把这事登在报纸上，征求答案。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个日本人能回答这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是三胞胎！这个答案穿越了人们思维高原上的许多盲点。我们为什么不能想到三胞胎或四胎呢？这就是思维障碍。多湖辉教授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呼吁日本国民来一场思维革命。于是，日本的思维革命开始了，日本的经济振兴也开始了。”她不快不慢地叙述着，不时夹杂着议论，却给人以庖丁解牛般透彻，行云流水般畅快。她不是那种爱炫耀卖弄自己的人那样，说话时总得沿途丢下悬念以便给自己不少指点迷津的机会。

叶岚看了谢晓霞一眼，目光里流露出一种暖意。

最后一排的刘贵明和田浩洋几乎是同龄人，两人的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一个来自省扶贫办，一个来自省委组织部，两个单位都是容易使人变得稳重的地方。两人同坐一辆车，谈话却并不多。刘贵明这个扶贫办一处处长，衣着朴实，说话有些

木讷，看外表很难让人相信：他是带着五百万扶贫资金去锦鹅县的。田浩洋心里却在思索着，这次下去得认真地摸一下基层干部的底，特别是干部的整体素质方面。彼此各怀心事，两人都相对的沉默着。

起伏不断的丘陵连绵延伸，波浪似地闪闪而过。

倏地，一簇一簇的鸟不站跃入了郎尚天的眼帘。他知道已经进入锦鹅县的境内了，他的心情激动之余，又凭添了几分复杂。高速公路两旁的鸟不站，一笼一笼地挤兑在一起，褐红色的枝条，上面都密密麻麻地长满了尖刺，那些刺细而硬，坚利无比，连鸟飞来了，也不敢落脚歇息，故此，这种植物得了个俗名：鸟不站。鸟不站是锦鹅县的土特产，与贫困齐名，是锦鹅县的两大特色之一。鸟不站的生命力特强，很难将它彻底铲除，很有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意志。郎尚天心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鸟不站啊，鸟不站！他的目光却越过鸟不站，在广袤的原野上逡巡不已。

原野上是一幅幅令人心悸的苍凉图画：一块块田干裂得像乌龟背上的硬壳，远远看去，又有些酷似一片一片的鱼鳞，唯独不见一棵秧苗；那些大小不等的土则像一张张病人的脸，除了面容饥瘦外，偶尔也能见到一片黄绿色，那便是地势低洼处勉强活下来的玉米苗；已经成熟了的小麦就像得了侏儒症一样，齐崭崭地比往年矮了一大截。这就是可怕的冬旱，自去年夏收之后，锦鹅经秋历冬至春，几乎滴雨未下。锦鹅这片土地干渴得快要喷出火来了。郎尚天看得眼累了，便微闭了眼，心里沉甸甸的。

面包车出了高速公路口子，便减慢了速度，缓缓地驶进了县城。

郎尚天睁大了眼睛，认真打量着阔别了十年的县城，看看她是否改变了模样？

县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那几条破旧的街道依然凹凸不平，不时将轿车的底盘啃得咔嚓作响，街边的旧房子像一个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似乎都在以深沉的面孔漠然处之。唯一明显的变化，便是县城中心多了一个城市性的标志雕塑：赤身裸体的一对男女背靠一根巨柱，柱的顶端是一个圆球，球的四周有放射性的尖刺，有点像鸟不站上的尖刺，却更像太阳的光辉，还有些像擀面杖！郎尚天看着雕塑觉得好笑，设计者无疑是受了自由女神的启发，谁知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伦不类地塑了个中西结合的混血儿。

面包车爬行似地在城区里前进，不时还得堵一会儿车。城里闲游的人流却是奔腾不息，他们脚步匆匆，谁也没有闲心来思想这三辆轿车里坐的什么人。

郎尚天有了江山依旧的感觉，他的目光投向了前方绿树葱笼的半岛，半岛上便是省委工作组的落脚点。

半岛上是县委党校所在地，因锦鹅在这里转了个大弯，留下这片土地，锦鹅人把这片土地称为半岛，半岛上仅有党校一个单位，故此，半岛又成了党校的代名词。县委将省委工作组安在党校居住，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党校的房子宽，再就是工作组组长郎尚天十年前曾在党校任教。郎尚天真没想到，十年之后，又回到了这块令他梦绕魂牵的土地！

远远的，郎尚天已看到有两排人恭候在党校大门的左右，那一定是锦鹅县组织的欢迎队伍，其中有县五大机构的领导，还有天真烂漫学生儿童。

锣鼓声响起来了，郎尚天的心倏地颤抖起来。

久违了，半岛！久违了，留在半岛上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怕见半岛，又来半岛。

2

欢迎省委工作组的场面是盛大的，县五大机构在家的主要领导全部到场，各局、行的一把手全部到场，各乡、镇的党、政一把手全部到场，官员们排成两行，中间留出车道。丰田车一直开进党校的操场内，才停了下来。县委书记孙连江径直走到车前，亲自为郎尚天开了车门。郎尚天走出轿车，与孙连江热情握手。其实，两人在这之前早就熟识了。

孙连江也来自省委大院，他是三年前受省委派遣前来锦鹅任县委书记的。他来锦鹅之前，是省委办公厅干部处副处长，纪委也在省委大院内，两人自然也就认识了。两人的年龄也差不多，今天相逢，更多了一种亲切感。孙连江引着工作组的同志，与锦鹅县的在场官员一一见面握手。

见面仪式完毕，郎尚天对孙连江说：“孙书记，我先和你交谈一下，叫他们在这里等一会儿！”说完，朝孙连江递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孙连江引着郎尚天到一间小屋里去密谈了，操场里便剩下一大堆官员。官员们互相望望，都不敢离开操场，只能小声地说些闲话，他们的闲话都不涉及工作组，但心里都有一种异乎

寻常的预感，都觉得这个工作组的来势很猛烈。

四月的阳光虽不骄狂，但因有了了一个漫长冬旱的准备，不屈不挠的旱情培养出来的阳光却很炽热。锦鹅县的官员们以前很少经受这种阳光的考验，他们平时除了坐在办公室里指挥若定外，就是坐在轿车里闲忙，此刻却是站在操场里苦等，没有椅子坐，没有水喝，只有焦躁不安的情绪和难捱的等待时光。

官员们在操场里足足等了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就像一个漫长的世纪。

那间小屋的门终于洞开了。郎尚天和孙连江春风满面地从小屋里走了出来。两人仿佛完成了一个宏伟的计划，脸上才展现出那种难得灿烂的光辉来。

孙连江轻轻拍了下巴掌，要大家静下来，又扶了下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嗓音清亮地说：“各位在场的同志请注意，今天晚上六点正，县委、县府在锦鹅大酒店举行宴会，为省委工作组的同志接风洗尘，每位同志务必准时参加，不得缺席！现在才三点半，请大家回单位上班！”他说得干净利索，但语气却不容置疑不容违背。

操场内一片愕然，到锦鹅大酒店吃宴席，这可是高档次的宴席！锦鹅大酒店是星级酒店，能在里面设宴者非豪即富，县委和县府当然有这个能力。只是锦鹅县是全省闻名的穷县，穷得来光屁股打响板，省委工作组是下来扶贫的，而扶贫之前却先在星级的大酒店里山呼海啸般大吃大喝一番，似乎是有违省委工作组下来扶贫的宗旨，这实在是让人难解其中奥妙！再看一眼操场内的几十张能吃善喝的嘴，一旦涌进锦鹅大酒店，不知要吃掉多少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佰圆大钞），这一餐宴会，一定会把县财政吃痛吃惨的。锦鹅县的财

政，是只能吃补药，不能再吃泻药了。县里除供电局和水利局外，其余的企业全部亏损，粮食、外贸、蚕桑更是一亏再亏，大部分的单位都是寅吃卯粮，前月拖了后月帐。有一半的乡镇小学教师已经五个月没发工资了，整个锦鹅县的财政几乎成了一张空皮囊，用浮肿的身躯艰难地支撑着日子。众多的目光都投向了郎尚天那张线条刚毅轮廓分明的方块脸，郎尚天脸上却是一种沉稳的表情，没有留下一丝让人捕捉得到的破绽。

郎尚天朝众人友善地点头，转身走了，留给大家一个坚实的背影。

下午六点正，所有赴宴的人都准时走进了锦鹅大酒店的豪华大厅里，各人找准自己的位置坐定了，等待酒菜上桌。餐厅里坐了满满的六桌，一桌十二人。虽是人多，餐厅里却寂静无声。

孙连江和郎尚天一桌，两人并肩坐着，代表了主客的最高级别。工作组的其余四位分坐四桌，也由其他四大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陪着，算是对口陪同。待人都坐定了，孙连江朝服务生点点头：“上菜！”

第一道菜上来，服务生将盘子往桌子中央一放，报出菜名：“盐拌黄瓜！”

盘子里的黄瓜很奇特：一条一条都是全身整体，没有切开，大都只有两三寸长，最粗的仅有拇指那般大小，而最细的则有如筷头。众人看着这道菜，都有些大惑不解：这种盐拌黄瓜真是闻所未闻。谁也没动筷子。

孙连江用筷子挟起一条黄瓜，徐徐地站起身，语气沉重地说：“同志们，这就是今年我们锦鹅的土地上长出的黄瓜，由于天干，它只能长到这么大了！就是这样小的黄瓜，今年也不

多，来之不易呀，我们还是把它吃了吧！”

孙连江将黄瓜放进嘴里，嚼得哗哗响亮，他似乎吃得津津有味。

郎尚天拈起一条较小的黄瓜，也放进了嘴里，只嚼了一口，便觉得苦味无穷。

每双筷子都开始拈黄瓜，每张嘴都在嚼黄瓜，都在品尝苦味，但没有叫苦声，大家都在默默地吃着。

第二道菜来了，服务生放下菜盘，口报菜名：“火爆油菜！”

菜盘里的油菜叶半黄半绿，就像是缺了营养的病的人的脸，经油盐的浸染，显得有些光彩照人。

孙连江照样站起来，只是没有拈油菜叶，而是用筷头点着盘子说：“这是今年的油菜叶，它本来是可以结出菜籽的，但没有水分，未能结子，这些叶子还是可以吃的。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是经过了60年那段苦日子的，就算是来一次忆苦思甜吧！”他最后一句话有点幽默，但表情却潇洒不起来。

郎尚天挟了两片油菜叶，送进嘴里，又是苦的。

众人吃着苦油菜叶，知道今天晚上宴会的大体内容了。

孙连江对服务生吐出两个字：“上酒！”

听到这声喊，所有的进餐者才想起了酒，以往的每次宴会，都是菜未上桌，美酒先行，而今晚的酒却迟到了。

两瓶酒像两枚手榴弹一样站在了每张桌子上，好多人都用久违的目光打量着这种样式的酒瓶，仿佛这种酒瓶在遥远的年代里出现过，可很快就像一闪即逝的流星，悄然而去了。现在上桌的酒都是凸肚的罗汉式酒瓶。模样既富态又端庄，外面还有华丽的纸壳包装。人们还是认出酒瓶上的商标品牌：绿豆。

看到“绿豆”酒，郎尚天顿时有了一种亲切感，他提起一瓶“绿豆”，翻看了一阵，站起来，转了半个身子，朝各桌的官员们看了一眼，开口说话了：“各位还记得这绿豆酒吧？它是锦鹅县酒厂生产的品牌酒。十年前，我在锦鹅时，很喜欢喝这酒，这酒的名气当时还不小。听说县酒厂已经垮了，一个名牌就这样消失了，我觉得很难过！”他的脸上溢满了沧桑感。

经郎尚天提起，很多人这才依稀记起，锦鹅县的确曾经拥有过这名声很响的“绿豆”酒，如今已成隔日黄花了。旧事重提，餐厅里一片唏嘘声。

郎尚天没有坐下去，而是提高了声音问：“谁是县食品办主任？请站起来！”

场子里静了片刻，最末端一桌站起来一个中年男子，他满脸通红，低声答应着：“我，徐洞贤！”

郎尚天将酒瓶举得高高的，看着徐洞贤：“你能把绿豆酒振兴起来吗？我希望你别说不字！一个县没有一种品牌酒，是难以置信的，锦鹅的高粱质量好，出酒率高，本县就有七十多万人，就是在全县范围内，白酒的销售量也是很惊人的。县酒厂怎么会垮掉呢？这令人难以想象！”他的语气有些咄咄逼人，已经把徐洞贤逼得没有退路了。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徐洞贤的脸上，徐洞贤的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黄，他终于咬咬牙，大声说：“能！”

郎尚天放下酒瓶，用手鼓掌：“好，为你的决心和勇气，我们干一杯！”

餐厅里第一次响起了掌声。

郎尚天举起酒杯，在酒桌上碰了一下，将酒饮下肚去。这是隔桌碰杯的规矩，以杯沾桌，遥相示意。有酒上桌，气氛便